

老舍是冷男还是暖男？·孔庆东·

学术界很多人可能会同意——老舍是个冷男。我曾经借老舍笔下的人物谈他的婚恋观，比如《四世同堂》中的韵梅这样的人，如果在别的现代作家笔下会怎么写？但是在老舍笔下，竟然获得了那般令人尊敬的地位。如果放到整个中华文学史上，放在人类文学史上，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能被塑造到这种程度，被赋予这样的价值观的意义，这可以说是老舍一个独创的发明。

但是韵梅这样的形象，是与其他的妇女形象相对应而存在的，我在北大的老舍研究课上，讲了一篇不太被人注意的老舍小说《阳光》，里面写一个时髦女孩子，她在虚荣心指导下不断地堕落。这样的女孩子换到别的作家笔下，也许不这样写，也许会把老舍写的所谓堕落恰恰写成个性解放。所以文学研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，我们要考察的是作家的声音是什么，他在强调哪一个声音。

有时候越是把性别问题写得很深刻、理解得很深刻的作家，他自己的情感，人们所知道的反而很少。不一定他有过什么事，大多数是他想出来的，他能用一点儿原料，做出非常多的菜来。金庸写过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恋爱故事，可是查良镛本人的感情就那么几段，也没有特别复杂。有记者问他：您现在的太太，像您小说里哪个人？查良镛说，好像有点儿像温青青。不是像黄蓉，也不是像赵敏，他说有点儿像温青青，这很耐人寻味。

我们看看老舍，他自己的家庭、感情。我们从各种报道得知，老舍有个夫妻恩爱、非常圆满的家庭。老舍夫人胡絮青，也是文化界有名的人，是著名的画家，还是齐白石的徒弟，当然是后来拜的。老舍还假借胡絮青的名义，让齐白石画了好多画。有一段时间，老舍出题目，请齐白石画画。据说有一幅画很著名，叫“蛙鸣（声）十里出山泉”——很有诗意的一句话，就是你听见青蛙叫，十里之内就有山泉。老舍出了这么一个题目让画家画。齐白石画得很妙，画的是山脚下有泉水在翻腾，泉水里边有两个蛤蟆骨朵——蝌蚪，没有画青蛙。这个想象空间特别深。从这个也可以看出，他们夫妻感情很好，一块儿进行文化建设。

我以前也是这个印象。但是，慢慢觉得，鲁迅、金庸、老舍这样的人的个人情感，就是这样的吗？那他怎么能写出虎妞、月牙儿、小福子呢？

近几十年来，老舍的一些复杂的情感经历，慢慢有一些材料透露出来。经过研究，现在得知另外一个必须引入的重要的女作家，叫赵清阁，与老舍关系非凡。

我小时候就读过赵清阁的作品，我家有一本书叫《杜丽娘》，是根据《牡丹亭》改的，改



老舍与胡絮青婚礼合影



▲老舍胡絮青夫妇欣赏书画作品
▲齐白石于1951年为老舍画的水墨画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

得特别好，作者就是赵清阁。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是，赵清阁临终之前，把老舍写给她的80封信全都烧掉了。

现在只能找到几封信，都是可以公开的，没有什么秘密的。我们只能从其他人的回忆中知道，老舍在抗战时，到了大后方，先到了武汉，然后又去了重庆，在这个地方担任国共两党共同认可的文协主任，也实际是当时的全国作协主席。他抛家舍业、撇妻撇子，跑到大后方，据说是领导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秘书，协助他工作，那个女秘书，本人也要文化修养很好，介绍的就是赵清阁。

赵清阁非常能干，协助他工作非常得力，两个人相处得非常好。后来他们一块儿到了重庆。这个消息不久传到沦陷区了，胡絮青就领着孩子去找老舍。所以老舍面临着一个选择，最后是赵清阁走了。

胡絮青就天天给老舍讲北京沦陷之后的人民生活，胡同里边发生什么事，寇晓荷怎么样了，大赤包怎么样了。天天讲这个事，老舍就开始写《四世同堂》。

赵清阁后来去了上海，老舍等人去为她送了行。再后来，老舍跟曹禹去美国，去了好几年，是赵清阁去送行。据说老舍到海外，不想回来了，而且他已经在菲律宾买好了住所，准备接赵清阁过去。可是新中国需要老舍回来。一些人就写信劝他回来。

老舍是看了赵清阁的信，才回来，回来后投身革命工作，写《龙须沟》，写《茶馆》，但是他不再见赵清阁。赵清阁给他写信说过，“你我各踞一城，永不相见”，——你在北京，我在上海，永不相见。赵清阁终身未嫁。这个故事本身也是很感动人的。

那么老舍跟胡絮青到底是什么感情？老舍一直坚持不结婚，要结婚就找一个那种会做饭、会洗衣服的。有人介绍了胡絮青，见面之后，老舍就给胡絮青写信了。我们看看他给胡絮青第一封信是怎么写的：

你给我的第一印象，像个日本少女。你不爱吭声，印象是老实、和顺。你我都是满族人，生活习惯一样。你很好学，我对

外国名著、外国地理、历史、文学史也很了解，彼此有共同语言，能生活到一起。

这是谈情说爱吗？这好像在谈合同，谈一个条件，你是啥条件，我是啥条件，咱俩合适。如果生活在一起，咱们就约法三章。老舍就跟她有了约法三章：

“第一，要能受苦，能吃窝头。”受苦的标志是得能吃窝头，不能老天天要吃馒头，吃面包更不行。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，这是第一条。

“第二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。”后来胡絮青就学了画画，拜齐白石为师学画画，这是专长。

“第三，不许吵架，夫妻和睦过日子。”这吵不吵架得规定。现在的女同学，如果男朋友这样写信，还能谈吗？

老舍规定完了人家，再表白自己：

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，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打伞，我不干。如果心里有气，回家就打太太，我也不干。我愿建立一个互相友爱和睦的家庭。

老舍给胡絮青的情书，是这样写的，很像一个感情契约，非常理性。你同意，咱就往下走；不同意，算了，不同意你就去找别人。要不我就不结婚，我结婚就要找这样的。所以老舍倒是个表里如一的人，和他的主张、和他的世界观一样，和实践中一个样。老舍在别的地方还说过，我不去沙滩上晒太阳怎么样，我身材也不好，不去晾排骨，等等。这是他给胡絮青的第一封信，胡絮青肯定是满足了他，所以后边就继续来往了。

结婚第二天，他又说，“我有一句话必须说清楚，平日，如果你看到我坐在那儿不言语，抽着烟，千万别理我。我是在构思，绝不是跟你闹别扭，希望你别打扰我。咱们要和睦相处，绝不能吵架拌嘴。”从这些这么彬彬有礼的话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很冷的东西。如果两个人感情特别亲密，这些话需要说吗？

这样一种生活，现在看好像对女性有点不公平，对胡絮青不公平。那对老舍就好吗？胡絮青能做到，做到之后老舍心里就没有别的想法了？就需要

这么一个契约式的家庭？

老舍抗战期间抛家别妻，到了大后方，他写过家信。这些家信后来发表了，1942年他写过一封家书。“某某”，就是给胡絮青的。“接到信，甚慰！济与乙，”这是他们的孩子，舒济、舒乙，“都去上学，好极！唯儿女聪明不齐，不可勉强，致有损身心。我想，他们能粗识几个字，会点加减的算法，知道一点历史，便已够了。只要身体强壮，将来能学一份手艺，即可谋生，不必非入大学不可。假若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剧，有做明星的希望，我的男孩能体健如牛，吃得苦，受得累，我必非常欢喜！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，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，你说是不是？教他们多游戏，不要紧逼他们读书习字；书呆子无机会腾达，则成为废物，有机会做官，则必贪污误国，甚为可怕！”

我很同意老舍的教育观。但是给太太写信说这么一番话，这跟嘱咐部下也没啥区别。接着，“至于小雨，更宜多玩耍，不可教她识字；她才刚四岁呀！每见摩登夫妇，教三四岁小孩识字，客来则表演一番，是以儿童为玩物，而忘了儿童的身心发育甚慢，不可助长也。”

“我近来身体稍强，食眠都好，唯仍未敢放胆写作，怕再患头晕也。给我看病的是一位熟大夫，医道高，负责任，他不收我的诊费，而且照原价卖给我药品，真可感激！前几天，他给我检查身体，说：已无大病，只是亏弱，需再打一两打补血针。现已开始。病中，才知道身体的重要。没有它，即使是圣人也是一筹莫展！”

“春来了，我的阴暗的卧室已有阳光，桌上有一枝桃花插在曲酒瓶中。”只有这一句话，好像是有点谈情说爱的意思，但是谁知道这枝桃花象征的是谁呢？细思极恐，不知道忽然写这么一句指的是什么事儿。

然后就结束了——“祝你健康！代我吻吻儿女们！”他也不吻对方，他让对方替他吻吻儿女。这是他给久违的妻子写的家书。

我们再看看他跟赵清阁的故事，参考资料有：老诗人牛

汉的回忆录叫《我仍在苦苦跋涉》，里面涉及老舍、赵清阁的事情；吴莹洲《老舍的死与他的婚外恋》，也可参考；还有陈子善等史料学家的态度。赵清阁自己则写过一篇小说《落叶无限愁》，写一段不能实现的爱情，颇带有自传色彩；此外张彦林有一篇文章叫《才女赵清阁》。傅光明，是老舍研究专家，写过《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和老舍》；还有程绍国的《林斤澜说》，通过林斤澜的口，回忆了有关情况。

就在赵清阁去上海的时候，老舍和大画家傅抱石去送她，送得很隆重，竟然是傅抱石画了幅画，老舍题了诗：

风雨八年会，霜江万叶明。扁舟载酒去，河山无限情。

有人说像老舍这样的人，可以用一个当下的常用词“闷骚”来形容，外表文静，其实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浪漫和丰富的，他才能够写出这么多不同的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来。一般人不容易想到，老舍会那么浪漫吗？其实，老舍自有他的浪漫，而且他的浪漫可能是跟他的认真结合在一起的。

在老舍与女人这个问题上，最后不妨比较一下老舍跟鲁迅的妇女观。他们都不是浅薄的五四决裂主义。鲁迅是五四的主将，而老舍不属于五四这帮人，老舍是平民堆儿里杀出来的一个大作家。他可能也很少琢磨鲁迅的思想，但是竟然跟鲁迅有很多地方是暗合的。鲁迅只写过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叫《伤逝》。

作品背后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，就是严酷的现实主义。这句话被老舍用大白话说出来的：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。一切都敌不过这句话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民主好啊，自由好啊，个性解放好啊，但是肚子饿怎么办呢？饭从哪儿来呀？这是最基本的。电影《月牙儿》中斯琴高娃演得特别好，她拿到钱之后去买了馒头，白菜熬豆腐，吃得特别香。电影把这句话形象地展示出来，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。

鲁、老两人在妇女问题上的观念，都打破了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的区分。传统是不是一定不好，现代是不是一定就好？

有人说，我就宁可是悲剧，我就要个性自由——这是你的选择。但是选择就要有承担，就是存在主义讲的，选择了你就别后悔。从幸福率上讲，是传统的幸福还是现代的幸福？好像又是一个纠结不清的问题。

在这些面对女性的真问题中，老舍跟鲁迅一样，表露出了他们对女性的真爱，而不是屈服地为了赶时髦、为了显示自己有时尚观念，更不是故意把自己打扮成“暖男”，他们不是那样的一种文人。在这个问题上，老舍像鲁迅一样，值得我们深深地尊敬。（摘自《北京文学》2024年第7期）